



亚洲区 18 强赛首战

国足今晚挑战日本队

武汉晚报讯(记者马万勇)北京时间9月5日18时35分,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将在客场挑战日本队。这场比赛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8强赛的首战,也是国足第十三次向世界杯发起冲击。此前,中国队仅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晋级决赛圈。

连续五次来到世界杯“门前”

2002年韩日世界杯预选赛是令国人无法忘怀的,在主教练米卢蒂诺维奇的率领下,中国队在亚洲区十强赛中提前出线,历史上第一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

然而在此后的20多年时间里,国足数次向世界杯发起冲击,均以失败告终。其中最为遗憾的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预选赛,中国队因为净胜球差距,止步亚洲区第二阶段。

在接下来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预选赛、2014年巴西世界杯预选赛、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和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中,中国队都顺利进入到了亚洲区第三阶段的较量,但遗憾的是每次都未能拿到“入场券”。

本届世预赛,中国队同样是在亚洲区第二阶段亮相,与韩国队、泰国队、新加坡队同组。最终,中国队6战2胜2平2负积8分,在与泰国队同分的情况下惊险地凭借胜负关系优势获得小组第二,得以进入亚洲区第三阶段,也就是18强赛。

根据本次世预赛规程,18强赛阶段分为3个小组,中国队与日本、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巴林、印度尼西亚同分在C组。3个小组的前两名将直接晋级世界杯正赛,3个小组的三、四名将进入第四阶段的比赛。第四阶段中,6支球队将分为两个小组,每组3个球队,进行单回合比赛,小组第一晋级世界杯,排名第二的球队将于2025年11月进行附加赛,争取参加洲际附加赛的资格。

换言之,中国队连续五次触摸到了世界杯“大门”,但能否跨入这道门

槛,就要看他们在亚洲区18强赛中的表现——即便无法拿到小组前两名的直接晋级的名额,至少也要力争小组三、四名,才能保留冲击世界杯的希望。

再战日本 伊万成唯一“希望”

事实上,中国队本次分组情况并不理想,尤其是小组中的日本队、澳大利亚队和沙特阿拉伯队都曾是上届世预赛时的同组对手,中国队与之交锋并无多少胜算。在上届世预赛亚洲区第三阶段较量中,中国队两回合与日本队交锋,战绩为0比1和0比2,均告失利。

当然,再次进入亚洲区第三阶段,中国队本就逃不开要与亚洲区顶级球队交手。从8月23日开始在大连集训,中国队的备战时间明显多于日本队,后者因为拥有大批旅欧球员,因此球队直到赛前才正式“凑齐”。

面对日本队,本赛季在中超联赛

状态爆棚的武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队现在已经是世界强队,国足和他们之间肯定有差距,“但这也不代表我们会放弃,国足能进入18强赛,获得与亚洲顶级强队交手机会,我们非常珍惜,所以不管踢谁都会拼尽全力,不会放弃!”

当然,从中国队方面看,主教练伊万科维奇或许才是此战最大的倚仗,因为在上届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首轮比赛中,伊万就曾率领阿曼队在客场爆冷1比0击败日本队,给了对手当头棒喝。

有趣的是,日本队老将长友佑都日前在接受采访时也特别提到了伊万科维奇,“中国队的主教练是上届世预赛阿曼队的主帅伊万科维奇,这的确有些让人不安。说实话,上届世界杯预选赛对阿曼队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中国队的球员在能力和组织性上都要高于当时的阿曼队。如果让他们针对我们采取了相关策略,那可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大麻烦的”。

刀郎归来仍是“顶流”

参与,刀郎与团队磨合了整整一个月。

从“半隐退”到重出江湖

不追逐热度,但归来仍是“顶流”,纵横华语乐坛20多年的刀郎,每次出现都能引起轰动。

2004年,刀郎以一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风靡大江南北。他那沙哑的嗓音、浓烈的情感、别有风情的曲调,收获了一大批拥趸。刀郎的火不是一阵风,当年他曾凭借270万张唱片销量领跑华语乐坛。此后20年间,关于他的争议从未停止。爆火之后,铺天盖地的非议和中伤随之而来,很多音乐人公开声称他的歌曲“没什么审美”“太土”。在大红大紫之时,深受流言困扰的刀郎悄然淡出大众视野,以“半隐退”状态暂别华语乐坛,给粉丝们留下了无限遗憾与念想。

去年7月,沉寂许久的刀郎带着新专辑《山歌寥哉》“出山”,其中讨论热度最高的当数《罗刹海市》。歌词化用《聊斋志异》里的讽刺小说名篇《罗刹海市》,因词曲的怪异,《罗刹海市》被犀利解读为直接“吊打”乐坛与社会怪象,引发热议。

2023年12月6日,刀郎在个人社交平台号发布视频向歌迷朋友们表示“自己想请个假”,将暂时停更,短则一年,长则两年或三年,因为自己还有3张专辑计划,需要花大量时间去做田野工作,去积累,去思考。评论区仍有网友会不定时许愿,坐等刀郎“回归”。

抛开奇情八卦,刀郎此次新作的质量也着实让听众惊艳了一把。《山歌寥哉》具有独特的音乐性、文学性和文化性特征,而且在曲调、风格、节奏、乐器、题材、内容、主题等方面,展现出丰富立体的艺术特征,歌词化用古典小说,音乐融入多种尝试,被不少人称赞“高级”。

对于音乐,刀郎有自己的理解。此次线上音乐会,刀郎通过一段视频讲述这场线上演唱会的內容。他说:“我走

了很长一段时间,如今又顺着那声音回来。它走在大西北的风尘里,等候在北方的天空下,把望不到边的思念,留在西北人辽阔的心底。它跟着江水,流遍江南,听着对岸的故事,长成了一朵有性情的浪……山歌,不只是山与歌,它还是男与女、善与恶、理想与现实。它可以穿过土地,跨越时间。山歌,就是民间最有力量的喜怒哀乐。越是性情坦荡的地方,山歌越是响亮。”

纯粹的音乐人

今年以来,线下演唱会各地开花,线上演唱会也进行了不少成功的探索。“山歌响起的地方”何以刷新纪录,破圈刷屏?

实际上,在新鲜血液不断的华语乐坛,刀郎的音乐始终占有一席之地,《2002年的第一场雪》等刀郎的名篇,依旧飘荡在歌迷的记忆中。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刀郎的歌曲与音乐散发着质朴的气息,又不乏浪漫情调。他的歌曲中,既有悱恻缠绵的江南小调、恢弘浓烈的新疆木卡姆,也有淳朴嘹亮的广西山歌、铿锵坚硬的川江号子,他的歌声蕴含着道家、佛家的思想,还融合了《聊斋志异》《山海经》等各类志怪元素。刀郎的音乐源于草根,立足本土,透过动人的旋律,听众也总能看到一些现实的群像。

有人说,刀郎的歌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可以说,富有民间特性的曲调正是刀郎最具特色的地方。如专辑《山歌寥哉》中,《序曲》采用了广西山歌调,《花妖》使用了时调,《颠倒歌》则是栽秧号子,《画壁》运用了绣荷包调,《镜听》则采用了闹五更调,《画皮》运用了银纽丝调,《路南柯》则采用了没奈何调,《罗刹海市》运用了靠山调,《翩翩》是湖南道情调,《珠儿》运用了河北吹歌,《未来的底片》则采用了说书调。民间曲调完美地与现代流行音乐“雷鬼”、摇滚、电子等结合,加上刀郎天生苍劲浑厚的嗓音,展现出了更具民间民族风



韵的艺术特色。

其实刀郎在淡出江湖的这些年,一直在音乐方面下苦功,创作思路的改变其实早于新专辑《山歌寥哉》。2020年,刀郎曾发表专辑《弹词话本》,专辑介绍写道:“专辑自2013年就开始筹备,制作团队围绕这个主题尝试了许多种苏州弹词与当代流行音乐的融合方式”,在多次尝试后,最终决定“将创作内容转向研究话本人物”。

从《2002年的第一场雪》爆红被评价是“一炮而红”,到去年的《山歌寥哉》引发热议,再到这次线上音乐会得到创纪录的观看成绩,外界以为刀郎突然就火了。但了解刀郎的人都知道,他在爆火前已经为音乐“磨刀”多年。人们感觉刀郎变了,但他应该一直没变,一直在沉淀音乐这把“刀”。

据齐鲁晚报